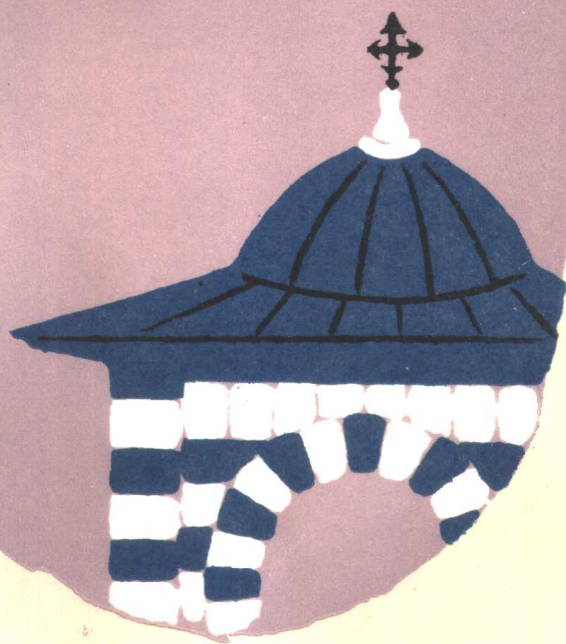


东欧当代文学丛书

保加利亚 短篇小说选



新华出版社

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

余志和 樊 石 译
金丕良 张春荣

新 华 出 版 社



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

余志和 樊石 译
金丕良 张春荣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263,000字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41 定价：1.65元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文学先驱者鲁迅、茅盾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致力于向我国读者介绍东欧各国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解放后，东欧各国著名作家的杰作更多地被介绍到我国，受到读者的欢迎。

本丛书介绍东欧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优秀作品，分册陆续出版。举凡这些国家当代文学的名篇佳作，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均在编选之列。选材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兼顾作品题材的广泛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本丛书是我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东欧各国文学。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会使我国广大读者了解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发展概况和人民的生活及思想风貌，并从中得到艺术欣赏和借鉴，同时也进一步增进我们与东欧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目 录

山羊角	尼·海托夫(1)
金钥匙	迪·塔列夫(10)
三位大娘	多·若特夫(17)
傍晚静悄悄	埃·斯塔内夫(26)
审讯室	迪·哈吉利耶夫(64)
伊凡和他的战友们	迪·恰夫达罗夫-切尔卡什(77)
在卡车上	卡·卡尔切夫(95)
手枪和小提琴	留·斯托扬诺夫(124)
索科尔的庄稼地	安·卡拉利切夫(150)
维绍向前看	伊·沃伦(157)
新路	格·卡拉斯拉沃夫(174)
基罗和他兄弟伊凡的故事	阿·纳科夫斯基(188)

贵宾	德·阿塞诺夫(200)
飞燕	斯·瓦塞夫(209)
阴冷的房子	留·斯塔内夫(219)
六七点钟	鲍·拉伊诺夫(242)
和风	约·拉迪奇科夫(271)
九年以后	伊·马尔蒂诺夫(300)
普查野兔	格·米舍夫(313)
无根树	尼·海托夫(322)
送给妈妈的玫瑰花	奥·瓦西列夫(335)
“站长”	埃·斯塔内夫(342)
讨厌的家伙	帕·维任诺夫(348)
第八序曲和赋格曲	维·留茨卡洛娃(366)
来自苏黎世的飞机	瓦·波波夫(375)
我的爸爸	帕·维任诺夫(385)
 编后记	 (422)

尼·海托夫

山 羊 角

〔作者简介〕 尼古拉·海托夫(1919—)生于普罗夫迪夫州亚沃罗沃村，中学毕业后当过饭店服务员、石匠、面包师等。1943年肄业于索非亚大学林业系。曾编辑《人民文化报》和《我们的祖国》画报。担任过作协秘书长和《罗多彼》杂志主编等职。海托夫熟悉保加利亚农村的生活、语言和习俗，并据此创作了许多颂扬普通劳动者高贵品质的作品，如《粗俗的故事》、《海杜特》、《恰夫达尔统领》、《炉火》等。短篇小说集《粗俗的故事》新颖别致、独具一格，曾获得季米特洛夫奖金。

这个血淋淋的故事发端于一次强奸。有个名叫德利·穆斯塔法的家伙——埃尔克奇的看守，闯入扎戈雷村的卡拉伊万家，奸污了相貌超群的卡拉伊瓦尼查。她男人当时放羊去

了，赤手空拳的女人由于惊恐和折磨，昏了过去，男人回家时，发现她已不省人事。卡拉伊万牵来一匹骡子，把她驮到库克伦“圣医”修道院，用那里的泉水医治。不幸的女人没过多久就死了，她被葬在原地——库克伦修道院的旁边。

满腔怨恨而又走投无路的卡拉伊万在为妻子送葬后，放了一把火，烧了他在村里的房屋，带着十岁的女儿玛利娅住进了深山老林中的一间草房。父女俩在这间草房里孤孤单单地住了十年。玛利娅和他不幸的父亲历尽了无数的苦难。卡拉伊万从不回村，唯恐往事触痛他心上尚未痊愈的创伤。他不愿同人交往，大家也纷纷传说他疯了。谁都不敢从他草房边经过。通往草房的小道杂草丛生，那地方成了一片荒野。只有偶尔听见尖利的叫喊声和山羊的角斗声，人们才又记起，在山上某处，在悬崖峭壁之上，在狗熊出没、山鹰栖息的地方，卡拉伊万依然活着。

久而久之，大家都把卡拉伊万忘了。即便在发现德利·穆斯塔法那胸口有窟窿的尸体时，也没有谁提到他。那个窟窿既不是用匕首刺的，也不是用曲剑穿的，而是用山羊角扎的。人们在找到这个看守时，山羊角还插在他胸上，他死于一只狠毒的手。

土耳其人被激怒了。他们到处捉拿杀害穆斯塔法的凶手，但未能觅得踪迹。只知穆斯塔法在礼拜天丧命之前，曾跟几个同他一样淫逸放荡的汉子在树林里抢走了一个土耳其女人；他抓住斯塔尼马什科卖醋的罗克萨尼，用烧红的三棱刀刺进他的脑袋，掏了他的腰包。他还偷走了一个包工头的马，这个

包工头当时正在监视农民割麦。他恶贯满盈，活该被人扎死。

德利·穆斯塔法坟上的新土未干，正在凉台上喝咖啡的黑眼斯帕希亚^①卡拉·麦米什先生又遭枪杀。当他家开凿的两眼“幸福泉”水声潺潺，旁边榆树林里的夜莺婉转啼鸣的时候，一颗子弹突然从林中飞来。卡拉·麦米什家的弟子、卫兵和长工东奔西跑，搜遍树林，也没找到凶手的痕迹。在斯帕希亚卡拉·麦米什的内室里，有九名保加利亚姑娘被抢去做他的妻妾。许多母亲因此哭得死去活来。他还把许多男子打得遍体鳞伤。在受他虐待的三百来个农民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把他杀死。

圣母日那天，又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这是一桩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流血事件。在去乌宗卓沃的路上，在一个名为“奥尔曼鲍亚兹”的地方，哈斯科沃的官吏休斯尼和跟着他的两个心毒手辣的阿尔巴尼亚人被杀死了。阿尔巴尼亚人吃了子弹，而休斯尼挨了山羊角。死者旁边，一匹驮着两口袋白银的骡子在悠闲自在地啃草，无人过问。前来追捕强盗的侦探大惑莫解，惊恐万状。虽然确实没有找到线索，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接二连三杀死这些有神灵保佑的汉子的那个人，并非为了钱财，而是为了报仇。

“奥尔曼鲍亚兹”一带被细细搜查了一遍，追捕者一直搜到卡拉伊万的草房旁边，但见疯子端着筛子在播种黍子。他满脸络腮胡子，眼睛通红。疯子瞥见土耳其人，哈哈大笑，

^① 斯帕希亚，土耳其封建主。

于是土耳其人急急忙忙离开了这个不祥之地。

严冬过去。土耳其财主们对德利·穆斯塔法、卡拉·麦米什和休斯尼的遭际已淡漠下来。可是，突然又有两个科扎诺夫的猎人——阿利舍和麦科，轮奸了一个正在翻地的妇女。科扎诺夫的“好汉们”在完成了这一“辉煌业绩”后，不出三天，阿利舍的房子就在一个晚上着了火。惊惶失措的阿利舍砸开窗子跳了出来，但门被卡紧，房檐塌下，吐着火焰的木板和木柱把他堆得严严实实。邻居们赶来救起他，他还在抽气，但被烧脱了一层皮。他被抬到一间茅舍里，可过了两天，茅舍也起火了。阿利舍的守卫逃之夭夭，强奸犯被活活烧死。那个看守这回看见了纵火者：一个身披兽皮、手持羊角的怪物。整整三天，看守吓得浑身筛糠，牙齿打战。

阿利舍的遭遇使麦科毛骨悚然，他躲在四堵石墙里面，不敢出门。他放出几只恶狗，还在院子四角各派了一名子弹上膛的卫兵。大约有一个月，谁也没有从这座显眼的房子进出。麦科盘腿坐在屋里，腿上放着枪，一味喝酒，以避开那些可怕的谣传。他甚至害怕睡着。一打盹，他马上又惊醒过来，朝耗子打架的天花板开枪。整个村子惶恐不安，居民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狗吠声撕人心碎。一天夜里，又有枪鸣，可谁也没有起床看看。第二天早晨，卫兵们发现他们的主子仰面朝天躺在地上，枪口对着嘴，脑袋开了花。据说他是吓得魂不附体，自己扣动扳机的。

谣言四起，说是魔鬼已同天堂串通一气。猎人不再狩猎。男子汉不轻易出门。土耳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土耳其

人开设的咖啡馆里，人们讲述着种种怪诞不经的传闻、阴森可怕的踪影、灾祸临头的迹象。土耳其人再也不敢摸黑下地，也不敢闯到基督教徒的家里^①。穷人们稍稍喘了口气，先前惧怕斯帕希亚的农民暗自高兴；他们感到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保护者的力量，这个保护者不肯露面，但总是见义勇为。只要哪个土耳其人想找碴儿，斜眼看人，大家就叫他规矩点，当心撞上山羊角。一个克尔贾利的斯帕希亚不听劝告，抢了农民的粮食，果然又被山羊角扎死。从此，“山羊角”——人们心目中的复仇者，便使那些坏家伙心惊肉跳，闻风丧胆。

扎戈雷一带的村庄又响起了风笛声。姑娘们走出家门，跳起了霍罗舞^②，媳妇们戴上项链，腰间的银带扣闪闪发亮。卡拉伊万的那个村子格外活跃，因为那里有最佳的长笛吹奏者。斯塔尼马什科的年轻人纷至沓来，在长笛和风笛的伴奏下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还有些人到这里来尽兴玩耍，因为在那些艰难的年头，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寻欢作乐的。于是，在有一次过节跳霍罗舞时，一个双眸明亮、舞姿轻盈的姑娘露面了。她跳得如此起劲，如此灵活，以致耳环坠落地上。姑娘俯身去拾，一个山羊角从她怀里滑出来，“嘣当”一声掉在卵石路上。姑娘脸一红，抓起山羊角，塞进怀里，迅即钻进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

① 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土耳其人曾强迫保加利亚人信奉伊斯兰教。

② 霍罗舞，保加利亚民间舞蹈。

“山羊角，山羊角！”人们谈虎色变。风笛声猝然中止。长笛吹奏者直着脖子盯着这个奇怪的姑娘，光棍们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不幸的是，乡亲们认出了她就是美女玛利娅，卡拉伊万的女儿。这是一则耸人听闻的特大新闻，要保密是不可能的。一个吉卜赛木匠把它告诉了地方官，地方官带着一队兵痞包围了卡拉伊万居住的山坡。玛利娅一手放枪，一手挥刀，竭力抵抗。当她发现无法脱险时，为了不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她便奔到崖边，纵身跳进了深谷。“疯子”卡拉伊万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打散了蜂拥上来绑架他的警察，然后夺路逃走，钻进了密林。他的裤衩被子弹穿了许多窟窿。

土耳其人在卡拉伊万的草房里找到了一袋磨尖的山羊角，还在土豆窖里发现了各式各样的服装：跳面具舞的服装、乞丐的服装和吉卜赛人的服装。无所畏惧的反抗者和她的父亲正是穿着这些服装夜游的。

在这些流血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个衣衫褴褛的割草人来到库克伦“圣医”修道院，要求留在那儿当差。到底修道士中是否有人认出了他就是卡拉伊万，这不清楚，只知割草人夏天害了一场疟疾。临死之前，他要求忏悔，并且向牧师吐露了他的真名和来历。这次忏悔后来传到其他修道士耳里，广为扩散，才使我们知道，卡拉伊万在他妻子死后，一心只想报仇，并为这种可怕的报仇作了长期准备。他甚至装疯卖傻，以使人们不再留意他，忘记他。大家从他的忏悔中还知道，德利·穆斯塔法是在果园里酣睡时，被玛利娅套走的。整整一个星期，她在他脖子上拴上绳子，就象给马系上笼头

一样，牵着他~~在~~在树林里转悠，最后才赏给他山羊角，把他扔到河里。为了击毙卡拉·麦米什，浑身是胆的玛利娅攀上庄园对面的一片榆树林，饥肠辘辘地熬了三天，直等到这个色鬼淫狂在凉台上出现为止。追捕者在她眼皮底下搜查时，她就坐在树林里。

阿利舍的房子，玛利娅和她父亲是用焦油球点着的。他们装扮成卖醋人，混进了这个土耳其村庄。骚乱之中，谁也没有留意他们。当受惊的土耳其人东奔西跑，在黑暗中胡乱打枪时，卡拉伊万和玛利娅却正混在人群中提水灭火。

这些故事听起来确实可怕，但最使牧师动心的，却是卡拉伊万承认，他为了替妻子报仇，竟然离经叛道，想把一个温柔的少女变成一个复仇的男人。他自己有一只手残废了，枪法不好，只能寄重望于玛利娅。

九年中，他压住怒火，强咽苦水，等待幼女长大成人。在此期间，他把女儿当成男孩训练，给她穿男装，束腰带，剃光头，教她打枪和舞弄大曲剑。机智灵活的“男孩”玛利娅整天赶着父亲的羊群翻山越岭，独自抵御饿狼的偷袭，比起有经验的老羊倌来毫不逊色，并且练就了惊人的枪法：她用她父亲的枪，能在三百步内，打中一颗猪牙。九年中，卡拉伊万求助于狂风暴雨，恶狼顽熊，运用他的全部经验和智慧，要撕碎一个女孩温柔的心，除去她身上任何女性的东西。

有一次，卡拉伊万发觉女儿瞅着一个镀锡的小盘发愣，便把草房内所有的盘子砸个精光，还把碎片埋到地下。他不仅剃光了她的头发，而且有一回还用火燎，使之不再生长。

纺车、剪刀、针线——所有女人用的东西，都被他扔掉了，毁坏了，为的是使姑娘不再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他严密监视她，不许她同单身汉、任何男人晤面，实实在在把她变成了一个凶狠的人，一个可以毫不留情地把指甲刺进每个仇敌脖子的人。

平时，玛利娅总是走在头里，而她父亲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忽而装成瞎子，忽而装成樵夫，忽而装成卖醋人。她诡计多端，遇墙就跳墙，遇猎物就打枪，一再把山羊角刺进仇敌的胸膛而脸不变色。她听命于卡拉伊万，无所不为。然而，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使老头怕得要命。当父女俩想偷偷烧掉麦科的房子时，他们在一个羊信的茅棚里呆了一个礼拜天，在那里吃饭、睡觉。就是在这一天，所有那些卡拉伊万花了九年心血残忍地要夺走的东西，都在姑娘的心里复苏了：玛利娅爱上了漂亮的羊信，而羊信也毫不怀疑，在这个年轻造反者的红色上衣下面，一颗女人的心正在剧烈跳动。经验丰富的父亲从她眼睛里放出的光芒，从她苍白的脸上浮起的红云，意识到姑娘情窦已开。这个坚毅而可怕的男人心里卷起了醋意的狂澜，在他们干掉麦科和离开茅棚后，他借口忘了扳机，再次回到茅棚，杀死了羊信。

卡拉伊万并不知道，玛利娅已答应羊信，礼拜天跳霍罗舞时同他见面，而她也根本没有怀疑，她父亲竟会亲手杀死自己女儿热恋着的人。玛利娅跳完霍罗舞后是否知道她爱上的羊信已成了僵尸，是否知道这是她父亲干的？——这可不清楚。也许卡拉伊万的忏悔就在这里煞住，也许牧师记性欠

佳，把它忘了。

这个血淋淋的故事是我小时候从阿维尔基神甫——库克伦“神医”修道院的一个老态龙钟的修道士那儿听来的。他不住在修道院里，而是住在修道院旁边一个他亲手搭起的茅棚内。据说，他是被修道院院长赶出来的，因为他议论过院长偷盗之事。老修道士不知道这个院长受到大主教的赏识和支持，因而在风烛残年突然被扫地出门。阿维尔基靠野果和别人的施舍为生。我曾看见他把干玉米芯捣碎，掺着玉米面烤饼吃。他烟瘾很大，可又买不起烟。我们这些放牛娃每次从他茅棚旁边走过，他都要问我们带烟没有。有时候，我们在烟地里捡些老叶子给他，作为报偿，他就给我们讲些人世间的苦难。其中一个故事就是讲的卡拉伊万和她的女儿——造反者玛利娅。这个故事又叫山羊角。阿维尔基出家时投靠的修道士，就是赐给卡拉伊万最后圣餐的那个神甫。

直到现在，阿维尔基神甫仿佛还在我眼前晃动——他蜷缩在褪色的道袍里，两脚裹着小块羊皮，白胡子被烟熏得焦黄。每每讲到玛利娅，他就两眼噙满泪水，激动地吐口唾沫，用这句老话收场：

“不平事太多啦，一个玛利娅算得了啥！所以，这个世界还没有治好！”

（余志和译）

迪·塔列夫

金 钥 匙

〔作者简介〕 迪米特尔·塔列夫(1898—1966)

生于马其顿普里莱普，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系。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铁灯》、《普雷斯帕的钟》、《伊林节》，中篇小说《基普罗维茨起义》，短篇小说集《金钥匙》、《旧房子》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锡拉克^①·斯托伊科一屁股坐上马鞍，勒勒缰绳，沿着教堂那条街走去，马蹄在圆石路面上均匀地发出嗒嗒嗒的声音。正当他穿过一条斜街时，鲍格达娜·措尼娜冷不防从教堂大门那边的一个拐角蹦了出来。黑马哆嗦了一下。锡拉克·斯托伊科一勒缰绳，牲口立时收住脚步。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晤面惊呆了，慌忙往后一退，那长曳及地的鲜红的连衣裙

① 锡拉克一名意为孤儿。

的下摆飘了起来，露出了她花鞋上方雪白的腿肚。

“哎呀，吓死人啦！”鲍格达娜喃喃地自言自语，然后抬起眼睛瞅着骑马人，莞尔一笑。她那张猛地吓得煞白的脸泛起红晕，眼眶湿润了，似乎又想哭又想笑。

锡拉克·斯托伊科骑在马上，怒目而视，但他没有破口大骂，只是粗声粗气地问道：

“你是哪家姑娘？”

“我叫措尼娜，鲍格达娜·措尼娜。我爸爸早就死了。”姑娘心平气和地回答，又同样心平气和地瞅着骑马人眉头紧蹙的面孔。

锡拉克·斯托伊科又直视着姑娘的脸停了片刻，好象要记住她的名字，然后骑着马迅速远去了。

锡拉克·斯托伊科这个与众不同。他不记得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他的双亲死得早，撇下他孤苦伶仃一人，既无住房，又无亲友。刚刚长大，也就是刚会东奔西跑，他就象丧家狗一样只身流落街头。他衣衫褴褛，挨冻受饿，蓬头垢面，就连求得一点施舍也并不轻松：为了挣一口面包，他得替别人挑几百奥卡^①水，劈一院子木柴。后来他就夜间翻墙爬进别人的院子，潜入别人房内，但他并不能窃得什么，只是一味毁坏碍眼的东西。院里的蔬菜、树上的果子、笼里的母鸡，都被他糟踏个精光。他活象一个吸血鬼，竟然勒死了草棚里的两头奶牛。没有一个孩子敢在他眼前晃动，而当

^① 奥卡，容量单位，一奥卡约等于一点三升。